

中興珠林石渠寶笈合編

上海書局

石渠寶笈續編(四)

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合編六

上海書店

欽定石渠寶笈續編

第四十七

御筆詠金剛四生詩 一卷

寧壽宮藏

四

有寶歲
珠兒

本幅宋箋本縱九寸四分橫二尺四

皇上御筆書畫

四

御筆深寧堂一律

一軸

本幅宣德牋本縱四尺二寸橫一尺七寸行書

御製深寧堂詩

庭松傲冬綠階草向陽青又是對韶淑於焉愜

性靈怡情逢輒戒得句寫還停民隱心常厪深思所以寧

惟一乾隆宸翰庚寅新春中澣御題鈐寶二惟精

鑒藏寶璽石渠寶笈所藏

寸行書

詠金剛四生有自無生無自誰羯羅藍值偶居之色空明暗未形隱地水火風初伏時如咀如乘紛擬議弄璋弄瓦別施為四蹄豈不亦若是慎在其分毫與釐右生依般為延八竅呈

自然黃白判而生曾傳王政貴不廸誰識佛經

表幻成比及鳳鸞方是瑞便當燕雀亦含情淵材獨被禹錫誤瞪目仙禽墮卵驚右卵假潤

成非水族同化工造物果然工乍看蠢蠢浮波面旋即飛飛上半空陽滅陰滋消息具風隨雨

撒性靈通遏蒲曇縱無八識亦自含生大塊中

右濕生 蘆嫗甄陶萬物形詎惟竹與青寧是誰忽爾成獨蛹類我居然祝寧馨脈脈娟娟隨所適花草草任其停大圓鏡裏胥同照底藉

六如方註經右化生庚寅夏月御筆。鈴寶三如

是觀乾隆宸翰得象外意

引首

御筆 分詮同照 鉴寶一乾隆宸翰

鑒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

寶筆花春雨天地為師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創業守成難易說一卷

本幅宋牋本縱一尺橫二尺六寸二分行書

創業守成難易說 唐太宗與廷臣較創業守成孰難時房喬魏徵各以所見對太宗皆見其難獨本文本則曰創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踵其論者率無軒輊于其間蓋以難即不易不易即難也而余則以為不然夫難與不易豈可同日而語哉今有二人焉甲

則飢已則不飽不飽者縱不累腹堪遲待馬而飢者一再不食將餒而僵矣以是喻難與不易其輕重不可立見耶或曰難亦不易也不易亦難也今必強為低昂是視死與不生為二也其可乎余曰是正所以為二也蓋不生者雖不得生而其實尚未至死其死者又安可復生乎以是喻難與不易其輕重又可立見耶難與不易之說明則本文本所云撥亂難守成不易之

說余又以為不然。蓋創業固難矣，然以守成較之，但可謂之不易。而守成則實難耳。何則？創業之主，救焚拯溺危然後安。其難可謂至矣。然於制度紀綱，時有未暇，留俟後人。未為不可。守成者，遺大投艱，單心繼序，苟無以光前烈，啓後圖，斯凜然有不終敵之憂。是創業者未竟之難，亦守成者分內之難也。所繫不愈重乎！我世之治產者，或致億，或致萬，或致千，或無不可也。子若

孫持其業者，增之可耳，少有所損於其間，人將訾之。然則嗣先王之基者，不待失道，失衆始為慙負前人。但使式廓之版圖，或有侵削，垂裕之成憲，或有廢弛，是即無以觀耿光而揚大烈。昔舜之稱禹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君子天下者勤儉尚已。顧創業者，櫛風沐雨，不期勤而自無不勤，篳路藍縷，不期儉而自無不儉。至於守成之主，席豐履厚，易至於驕，驕則怠，生焉。

故陳宵旰於太平之時，言茅茨於玉陛之世，輒厭而不納。是非安不忘危，存不忘亡，鮮有不盛滿中之者。以此思難，則所以持難者可知矣。况乎守成之責，固開國之主與繼體之君所同一仔肩者也。夏之王也，以禹為創業，以啟為守成，殷之王也，以湯為創業，以太甲三宗為守成。周之王也，以文武為創業，以成康為守成。然禹湯文武，未聞不自守其所創者，以貽後昆也。我不可不監于有夏，我不可不監于有商，我不可不監于有周。嚮使為子孫者，咸知守成之難，雖三代至今存可也。惟世少守成之主，而後有創業之君出焉。故予之獨以難責夫守成者，非敢忘創業者之難。正以慰創業者之初心耳。尚書五十八篇，其涉創業者，惟湯誓、湯誥、泰誓、武成諸篇，其自二典三謨以至太甲說命立政周官，罔不於致治保邦為兢兢無逸一篇。蔡傳謂周公

所舉三宗皆繼世之君。一篇中凡七更端深嗟

永歎其意深遠。周禮為致太平之書。所言體國經野。皆守成之事。古人惟深見其難。故言之不

厭其詳也。如文本之說。將以繼世而有天下者。

坐享成功。視開創為有間。則古來守文令辟與

蒙業而安者。幾可等量而齊觀。且使中才之主。

得所藉口。謂昔之人既為其難。我僅居其不易。

稍自暇逸。亦無不可。何用是汲汲為甚者溺於

宴安。弗克負荷。棄厥基焉。夫孰階之厲也。故闡

明其說如此。既申儆於後。且藉以自勗焉。是

篇曾屢書之。偶得舊牋。復成此卷。庚寅小春。御

筆。鈐寶三。奉三無私。乾隆

引首

御筆。義闡思艱。鈐寶一。乾隆宸翰。

鑒藏寶璽。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

寶研露。用筆在心。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小春說 一卷

本幅宋牋本。縱九寸四分。橫二尺四寸五分。
行書。

小春說 十月小春。即婦人孺子皆或知其說。

而通儒博學。曾未訓其義。雖歲時初學等記。均以為天時和暖似春。故曰小春。而歐陽修詞中亦有小春之句。其何以謂之小春。則未之前聞也。嘗考小雅歲亦陽止。朱注云。陽十月也。時純

陰。用事嫌於無陽。故名之。程子亦云。疑於無陽。

故謂陽月。然何時無陽。如日有光之類。程朱此語。蓋宗孔氏愛陽惡陰之疏。而發明之。余以為

小春之義。當昉乎此。夫天時和暖。雖十一十二

月。亦豈無之。而不得謂之小春者。以其非陽月也。陽之德。實見於春。在乾為元。在人為仁。在時

為春。一氣貫通。生生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即天地之大用曰春。雖四時流行。各司其僕。而陽

春之氣。何嘗有一息之間斷哉。小春即陽月也。

世又有以為小陽春者。更深切而著明。不煩重注矣。庚寅孟冬月朔御筆。鈴寶四。乾隆水月。

兩激明煙雲舒卷。

引首

御筆 因時體元 鈴寶一。乾隆宸翰。

鑒藏寶璽 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

寶。樂壽堂用筆在心。止有同春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 機參遲速 鈴寶一。乾隆宸翰。

鑒藏寶璽

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追琢其章。成性存存。中和千潭月印。得佳趣。叢雲樂暇怡情。日監在茲。石渠寶笈所藏。

御臨蘇軾書千字文一卷

本幅宣紙本縱八寸一分橫二丈二尺六寸

六分

臨蘇軾書千字文

見乾清宮所藏
陳淳書千字文卷

蘇軾草書千文。庚寅冬。御臨。鈴寶四。乾隆宸翰。

筆花春雨。意在筆先。涉筆偶值樂閒。

引首

御筆學詩堂記 一卷

本幅粉箋本縱六寸四分橫三尺八寸五分行書。

學詩堂記。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於伯魚之過庭也。曰不學詩無以言學詩尚矣。然學詩者豈以駢四儻六叶聲韻練詞藻為能盡詩之道哉。必於可興可觀可羣可怨事父事君之大端深入自得然後蘊諸內則心氣和平發諸外則

事理通達於是言之文而行之遠不讀闕睡麟趾不能行周官法度是則有天下國家者尤不可不學詩也。宋高宗命馬和之為毛詩全圖。自書經以配之間亦有孝宗書。豈和之始事於建炎而歲功於乾道。阜陵補書以卒成之乎。歷年既遠散失者多其在內府已登諸石渠寶笈。書者凡九卷。書成之後續得者又八卷而以新證舊乃知向所藏或失之精覈者凡五卷。夫真者

既知其醇則贗者宜去其疵於是萃前後可信為真者都為一笥別藏於景陽宮後殿而名之曰學詩堂。後或有所得將以是證之而歸其笥焉。各卷並為題識書之以傳信永世。卷之甲乙以風雅頌為次第而不計書經者之前後其已登石渠寶笈今訂為偽之五卷則仍其舊亦各為識語書其後。夫高孝兩朝偏安江介無恢復之志。其有愧雅頌大旨多矣。則所為繪圖書經

亦不過以翰墨娛情而已。豈真能學詩者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惜乎吾不能揖讓於清廟明堂之間也。庚寅仲冬月上澣御筆。鈴寶三。乾隆宸翰。幾暇臨池。學鏡千古。

引首

御筆 興觀薈美 鈴寶一 乾隆御筆

鑒藏寶璽 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國風正譌 一卷

本幅宋箋本縱九寸七分橫三尺五寸行書
國風正譌 孔子杏壇刪詩曰風曰雅曰頌無
所為國也自毛萇始以國標題而鄭康成因之
後世遂沿襲莫知改正夫孔子既以二南別周
名而邶以下各從其類邶以下謂之國可也今
云周南之國名南之國是何語耶王者有天下
之號降而為風見周道之衰可也今云王國是

何語耶或曰如是則書所云以長我王國詩所
云王國克生皆非乎曰詩書所云統天下國家
之王國非列於衛國之後鄭國之前之王國也
夫孔子作春秋尊王大一統豈於詩乃降王為
國以比於諸侯有是理乎且魯誠侯國也孔子
以父母之邦猶躋之於頃願以東遷之王朝而
等之侯國不與春秋之義自相刺謬乎至於幽
詩乃周先王造基之地既有天下尊王太王王季
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亦無復降而為國之理
知此則毛鄭之譌不待辨而自見故為是說以
正之後世若宋程大昌之輩頗見及此然未能
挈要斷之以正故復有駁其說者不啻議禮如
聚訟矣附錄數條於後亦幾暇稽古之所及云
爾 宋程大昌作詩議十七篇首論古有二南
而無國風之名今考之禮王制云命太師陳詩
以觀民風樂記云宜歌風周禮春官太師教六
詩一曰風皆言風而不言國本朝毛奇齡引表
記國風云我躬不閱之文以駁之夫坊表諸篇
皆漢儒所作昔人已詳論之未可以為據也
宋鄭樵六經奧論文王之詩見於風者二南是
也成王之詩見於風者幽風是也平王之詩見
於風者王風是也若謂降泰離而為國風則幽
詩亦可降耶其說近是然樵又云周召王幽之
詩同出於周而分為四國之聲則顯然以二南

王幽繫之於國不亦自相矛盾乎 宋李樗黃櫱毛詩集解載楊時云幽風周公之詩也周公居攝政而已出謂之雅則人臣之事而已謂之

風則周公非有國也而七月之序陳先公風化之所由故并繫之幽風其說本小序視集解所引諸家較優然所云謂之風則周公非有國又若必有國而後有風亦無定識矣 本朝顧炎武日知錄云幽詩不屬於國風周世之國無幽

似矣考后稷封于邰公劉始居幽是周之先封國乃邰而非幽篤公劉篇云幽居允荒于幽斯館皆言幽而不言國則幽非國名不獨周世為然也即使公劉之時或曾稱幽國而武王得天下之後亦不得復以國目之且亦無封子孫於幽國之文也炎武又以南幽雅頌為四詩而舉禮經所言入樂者為證論雖創而理亦正乃又云自邶至曹十二國為風無害則是欲降王畿

以下儕列國何明於論幽而昧於論王耶 庚寅嘉平月中澠御筆

鑑寶四乾隆學鏡千古游

六藝園

引首

御筆 辨名正始 鈴寶一乾隆宸翰

鑑寶璽樂壽堂鑒藏寶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樂壽堂莊敬日強滋墨即事多所欣石渠寶笈所藏

御臨蘇軾書千字文一卷

本幅宣德殘本縱八寸橫一丈六尺草書

臨蘇軾書千字文

見乾清宮所藏陳淳書千字文卷

蘇軾草書千字文庚寅嘉平御臨鈐寶三乾隆樂
意寓靜觀深心託豪素

引首

御筆 素禪別乘 鈴寶一乾隆宸翰

鑒藏寶璽中得天地心典學勤政出有同春絜矩

涵虛朗鑒寫生取益在廣求德充符掬水月在

手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抑齋記一卷

本幅宋牋本有簡靜齋真知此中之妙二印縱一尺二分橫
二尺七寸五分行楷書

抑齋記

子向居重華宮潔治西廂為書室而名之曰抑齋踐阼之後於凡御園行館據山水之佳適情性之雅可以凭棐几展芸編者無不以是為名示不忘舊也而向未有記夫記之意識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是也又記之言志也

公府奏記進己志是也深居九重暇餘萬幾宵衣旰食之際左右史之職廢已久矣夫誰與記之而公府奏進己志其能陳天命之艱歛屋漏之隱者亦鮮焉是在自謹其起居自慎其出令以代左右史之識凜顧欽幾微以通公府之志則抑齋之記尤不可不作於今日者也夫予向之所云抑者不過欲退損以去驕吝慎密以審威儀所為敬業樂羣之事耳若夫今之所云

抑則豈數語所能盡者。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

上。抑也。日盈則昃。月盈則蝕。抑也。予臨萬民。凜

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抑也。无平不陂。无往不復。

艱貞无咎。抑也。斯其大者。至於一言之不謹。一

事之不慎。其害將貽天下後世。嗚呼。今日之抑

之艱。豈昔日之抑之易。所可相提並論者哉。衛

武公作抑之詩。使人日誦於側。以自警。彼諸侯

也。尚知以是為棘。則予之不忘舊日之名而益

勵日新之德。於以代左右史之識通公府之志。不亦宜乎。重華宮之抑齊其權輿也。故書記於室。辛卯新春。御筆。鈴寶四。德日新。乾隆維精。惟一。

引首

御筆 德隅益勵 鈴寶一 乾隆宸翰

鑒藏寶璽 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 八徵耄念之寶 樂壽堂用筆 在心也有同春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倣董其昌雲山一卷

本幅宣德錢本。縱三寸五分。橫二尺。潑墨畫

山林雲水款

倣董其昌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小卷。辛卯上已。前一日。泉林行館御筆。鈴寶二。會心不遠。德充符。

引首

御筆 寓情有滌 鈴寶一 乾隆宸翰

鑒藏寶璽 古希天毫寫生秀色入牕虛濶墨石渠寶笈所藏

家世業肯獲者有過無弗及予小子聰聰

本幅舊粉箋本縱七寸七分橫二尺五寸三

分行書

春耦齋記語云周過其厯秦不及期班固美其親親賢賢固本衆建至鄙秦以子弟為匹夫骨肉失藩衛其然豈其然哉夫秦之失賈誼論之詳矣聞封建之議則莫過于柳宗元而周之所以過其厯後世鮮有發厥旨者蓋自后稷公

考之彝訓亦惟是無逸作所民本食天之念拳拳母解不敢以一己之貴而忽萬姓之窮不敢以四方之蠱而忘一隅之歟二十一年以來此物此志也園之內有齋茲以春耦名之而闡其說如右石渠寶笈中舊藏唐韓滉五牛圖農部尚書蔣溥因進其父故大學士蔣廷錫倣項聖謨摹

劉世以重農為務惟土物愛知稼穡艱至于文武成康猶是道也立我蒸民祈天永命詩書所勦畧同一軌國家龍興東海較之周家藝荘菽迺場疆者固有不同而天下初定禮樂未遑即

本繼又得項聖謨卷古今名蹟一時會合良稱藝苑勝事夫服疇力穡牛之資用最鋟並貯齋中每一展觀如見洪縻縹輒擾膏壤間然予知依務本之意所為在此不在彼耳丙子春

作此記未嘗操翰自寫適得舊箋書成裝卷並鐫玉版藏齋中辛卯清和御筆鈐寶三几席有

祈穀之祭下力田之詔我

皇祖建此豐澤園於西苑以劖樹藝而較晴雨至於

皇考歲舉耕耤之典必先演耕于園北弄田以視周

祖

引首

餘香乾隆

御筆 知依務本 鈴寶 乾隆宸翰

鑒藏寶璽 石渠寶笈所藏

御筆讀劉昆傳一卷

本幅研花牋本縱八寸二分橫二尺六寸四

分行書

讀劉昆傳。後漢書儒林傳載劉昆為宏農太守仁化大行。崤驛道向多虎皆負子渡河云云。夫虎猛獸也。藏林藪逐鹿豕以養其生。虎之知止於此而已。餘非所知也。太守仁政祇能施之民而民豈能向虎告之。虎又豈能廉於民以悉之。而又推太守之意不傷民而去之。且一一負其子以行哉。蓋范曄紀此不過欲揚劉昆之美耳。無識者或信以為實。有識者必斥其非。將並劉昆之善政亦疑為阿好過頃是欲揚其美反致傷其實矣。然范曄之為此盖亦有本。彼見禮記孔子過泰山有苛政猛於虎之言。故創為新奇之語以襯昆而不自覺其謬。禮記出漢儒語多踳駁未必盡皆孔子之言。即所云苛政猛於

虎尚為指物喻政不失為正而虎知太守仁政

相率負子渡河而去則必無其事也蓋人聚則地闢地闢則獸遠此不易之理今之泰山嶠崿何並無一虎不啻此也天下郡縣其有虎者千百之一耳餘盡無虎豈為其地守土之人皆如劉昆之賢而虎皆避去哉是又不必絮辨而可證范曄之譏者辛卯仲夏讀後漢書成此篇

誌所見御筆鈐寶三乾隆几席有餘香

引首

御筆 謙竒東正 鈐寶一乾隆宸翰
鑒藏寶璽 石渠寶笈所藏

御臨趙孟頫書急就篇一卷

本幅粉牋本縱九寸四分橫二丈三尺四十
臨趙孟頫草急就章全文并俞和楷書釋文

急就奇觚與衆異羅列諸物名姓字分別部

居不雜廁用日約少誠快意勉力務之必有
惠請道其章宋延年鄭子方衛益壽史步昌
周千秋趙汝卿爰展世高辟兵鄧萬歲秦妙
房郝利親馮漢彊戴護郡景君明董奉德桓

賢良任逢時侯仲郎由廣國崇惠常烏承祿

令狐橫朱交便孔何傷師猛虎石敢當所不
侵龍未央伊英齊翟回慶畢稚堯昭小兄柳

堯舜藥禹湯淳于登費通光柘思舒路正楊

霍聖宮顏文章管財歷徧呂張魯賀惠灌宜
玉程忠信吳仲皇許終古賈友貪陳元始韓

魏唐拔容調柏杜揚曹富貴李尹桑蕭彭祖

屈宗談樊愛君崔孝襄姚得賜燕楚嚴薛勝

客聾耶將求男弟過說長祝恭敬審無方麗
賞贊藻士梁成博好范建羌閻驩喜寧可忘
苟貞夫茅涉臧田細兒謝內黃紫桂林溫直
衡奚騎叔邴勝箱雍宏敬劉若芳毛遺羽馬
牛羊尚次倩丘則岡陰賓上翠鴛鴦庶霸遂
萬段鄉冷幼功武初昌褚回池蘭偉房減罷
軍橋竇陽原輔福宣棄奴殷滿息充申屠夏
修俠公孫都慈仁他郭破胡虞尊偃憲義渠

蔡游威左地餘譚平定孟伯徐葛咸軒敦錡
蘇耿潘扈錦繡縵旄離雲爵乘風懸鐘華墮
樂豹首落莽兔雙鶴春草雞翹鳬翁濯鬱金
半見霜白翥縵綵綠紈阜紫碇蒸粟絹紺緝
紅然青綺羅縠靡潤鮮絲絡纏練素帛蟬絳
緹綉紬絲絮綿忙幣囊橐不直錢服瑣綸帶
與繒連貫貸賣買販肆便資貨市贏匹幅全
絡綯枲綻約纏綸組綯綏以高遷量丈尺

寸斤兩銓取受付予相因緣稻黍林稷粟麻
梗餅餌麥飯甘豆羹葵韭葱蓼蘿蔔蕷蕪
鹽豉醯醬漿芸蒜薹芥菜萸香老菁蘘荷冬
日歲梨柿柰桃待露霜棗杏爪棣饑飴錫園
菜果蓏助米糧甘麌恬美奏諸君袍襦表裏
曲領羃襜褕祫複襲袴襪禪衣蔽膝布無尊
箴縷補袒撻緣循履舄沓衷越緞紃鞶鞬邛
角褐襪巾裳韋不借為牧人完堅耐事愈比

倫屐蒿蔚麤羸寢貧旃裘索擇蠻夷民去俗
歸義來附親譯導贊拜稱妾臣戎猶總閱什
伍陳廩食縣官帶金銀鐵錐鑽金鎔鑿鋸
鑄鉛錫鎔錠鎰鈴鎰鈎鉤鉤斧鑿鉏銅鍾鼎鉶
銷匣銚釭鉗鍵鉛冶鋼鑄竹器簷笠簷蓬簾
 笠篠箠箠箕箠箠箠箠箠箠箠箠箠箠箠
案杖閒杌蠡斗余升半卮筭搏檻枰杌七箸
簪缶瓶盆甕甕甕甕甕甕甕甕甕甕甕甕甕

繩索紡絞纏簡扎撫署梨檳家板筭所產谷
口茶水虫蚪斗蠶蝦篆鯉鮒蟹鱈鮀鰐妻
婦婢嫁齋媵僮奴婢私隸枕牀杌蒲蒻蘭席
帳帷幃承塵戶簾條續縱鏡斂疏比各異工
黃薰脂粉膏澤第沐浴揜械寡合同祿飭刻
畫無等雙係臂琅玕虎魄龍璧碧珠璣玫瑰
甕玉環珮靡從容射魁辟邪除羣兌竽瑟
空侯琴筑箏鍾磬鞞簫鼙鼓鳴五百雜會歌

蹀躞相近聚矛鋌鏃盾刃刀鉤鞬鎔鎔鎔
劍鐸鋟弓弩箭矢鎧兜鍪鐵垂榼杖枕柅戈
輜輶轍軸輿輪康輻轂轄柔轂桑軋軫
苓蟻納衡蓋轂桺倪尻縛棠轡勒鞅鞬絆羈
疆韁葆薄杜鞍鑣陽嘶鞚革韁色焜煌革嗇
髹漆猶黑蒼室宅廬舍樓殿堂門戶井竈廡
困京棟榑薄盧瓦屋梁泥塗堊墜壁垣牆幹
楨板裁度員方屏刷溷渾糞土壤整壘瘞廐
庫東廂碓磑扇墮春簸揚項町界畝畦畛
疆畔啜陌未犁鉏種樹收斂賦稅租櫟獲秉
把車拔杷桐梓縱松榆櫟槐檀荆棘葉枝
扶驛驛駿驥驥驥驥驥驥驥驥驥驥驥
羯羆羝羝六畜蕃息豚彘豬犢狡狗野
雞雛慘特犧羔犧駒雄雌牝牡相隨趨
糠汁草葦莖蕎麥鳳爵鴻鵠雁鷺鷹鷄鷂
鷺鷂尾鴟鴟鷂鷂中閼死戴鷂鷂鷂鷂